

生命如歌

名家写真

李相◎著



○○○

一出《白毛女》，大概没有哪一个成年的中国人不知道，它在几代人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一部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及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播出，十多年前曾引起空前的轰动。它们分别出自贺敬之和柯岩夫妇之手。有一天，笔者走进了他们的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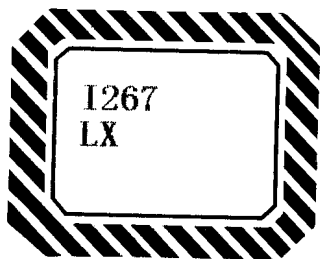
KIAOYUANWENXUECONGSHU
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名家写真

李相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写真/李相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. 生命如歌)

ISBN 7-5075-1905-8

I. 名... II. 李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46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78. 9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

目 录

文坛伴侣亦知音

- 贺敬之与柯岩 (1)

文坛大家 做人楷模

- 我的老师林非先生 (23)

在文学中慰藉心灵

- 记作家肖凤 (43)

- 高莽：《保尔·柯察金》译者的情感世界 (63)

- 韩小蕙，中国文人的骄傲 (79)

- 戴逸：一生跋涉为清史 (95)

- “中国丐邦头” 阎明复 (120)

- 吴祖强的音乐人生 (146)

- 盛中国，小提琴上的故事 (175)

- 王铁成，让不幸的儿子获得“幸福” (187)

- 黄健：独步田坛的传奇人生 (201)



文坛伴侣亦知音



文坛伴侣亦知音

——贺敬之与柯岩



一出《白毛女》，大概没有哪一个成年的中国人不知道，它在几代人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一部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及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播出，十几年前曾引起空前的轰动。它们分别出自贺敬之和柯岩夫妇之手。

有一天，笔者走进了他们的家。我看到了一对40多年生活中相濡以沫的夫妻，看到了一对文坛上的诗友，看到了一对心心相通的战友……

“呀，原来你们是夫妻！”

相声演员牛群酷爱摄影，几年前他准备搞一次个人的文化名人影展，著名诗人、剧作家贺敬之当然在他的人选之列。一天，他来到贺家。当



名

家

写

真

时贺敬之正在阳台上摆弄杂粮，有小米、绿豆、红小豆、还有大红枣。这个情景一下子使敏感、富有创作激情的牛群心中暗暗高兴：他知道贺部长是个老革命，曾经在延安战斗生活过，对延安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一首几十年前创作的诗歌《回延安》再真实不过地反映了一位革命老战士、诗人对延安和延安人民的一往情深。无须摆布、调度，眼前的情景就是再理想不过的镜头，最能体现贺敬之的情怀。

“贺部长，这个场景太好了！您就站在阳台的这些杂粮旁，手捧红枣，我这就给您拍。”

牛群在不大的阳台上，一会蹲下，一会站起，弓着身子终于选取了最佳角度，按下了快门。

这张照片拍得效果非常好，并借用主人《回延安》中的两句诗：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”作为说明，真是相得益彰。贺敬之也很满意。

牛群当时拍完照，匆匆走了，他没有见到女



主人。他后来给贺敬之送影集再来贺家时，突然发现墙上挂着柯岩的照片。

“呀，原来柯岩是您的夫人，你们是夫妻？”他惊奇自己的“发现”，内心十分感慨。

贺敬之作为曾任中宣部副部长、文化部代部长、党组书记的高级干部，特别又是主管意识形态、文化的官员和著名诗人，柯岩是著名诗人和作家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，他们都不能不是名人；以牛群这样家喻户晓的文艺界知名人士，贺又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居然不知道贺敬之和柯岩是夫妻，一般人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笔者在这里提这件事，无意贬低牛群的“孤陋寡闻”，谁与谁是不是两口子不值得大惊小怪，想要表达的是，柯岩不以官太太自居，在这类事情上她从不张扬什么，他们尽管是一家子，但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，他们相知相携相爱相敬，但从不相互依附，他们首先是作家，都以自己的作品名世，都以作家的良心面对社会和人民。



当我向贺敬之同志提到，曾有人在一篇文章里写到，贺敬之不像部长，不像局长，不像处长，平易近人得连科长都不像时，他不以为然。他笑着诚恳地说：“共产党人本来就是普通人，平等待人是正常的事，谈何‘平易近人’？”

也许正是这种平常心，才使牛群这样的人都不知道贺敬之柯岩是夫妻。

“嗨，又是扬柯贬贺”

贺敬之柯岩已经结伴同行近半个世纪。他们以文字结缘，在文字中享受过常人难以得到的欢乐，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得到过光荣和赞誉，也因文字屡屡负重、遭难，但在文字中，又始终不改初衷，不移信仰，保持了可贵的心中的一致！

早在1945年在延安，年仅21岁的贺敬之就和丁毅一起执笔，集体创作了大型歌剧《白毛女》。这是中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新歌剧，被视为中国新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《白毛女》



一经问世，立即轰动延安，也给年轻的贺敬之带来了巨大的声誉。许多人是看着《白毛女》参加革命，投身到解放战争的烽火中的。该剧本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，搬上许多国家的舞台，在国际上获得崇高的评价。随后，贺敬之又出版了诗集《朝阳花开》。1949年，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，被选为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和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。解放初期，贺敬之即已名满天下。

柯岩1948年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。第二年5月，苏州解放了，为了革命的需要，她中断了学业，来到北京，被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，从事剧本写作。

1954年，贺敬之和柯岩已经结婚1年。当时中国作协号召作家们多为儿童写作，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。《人民文学》约贺敬之写几首儿童诗。

一天，他伏案写了一夜，却仅仅写出不多的几行，冥思苦想，但满意的诗句就是蹦不出来，脑子好象僵住一样，他痴痴地坐在桌前。



其实，贺敬之才思敏捷，他多年养成了自己的创作习惯，轻易不用稿纸，而是不断地酝酿，不断默诵，念念有辞地写到小纸片上，只要一坐到桌前，构思就是成熟了，一夜烟雾缭绕，第二天准是硕果累累，捧出优美的诗篇。

这次是怎么了？几首儿童诗把他死死拽在了桌前。柯岩已睡醒一觉，见贺敬之还在托腮凝思，她轻轻走到他的身旁，扶着他的肩膀，看着他涂得很乱的诗稿，安慰说：“你去睡觉，让我来试试。”柯岩平时对儿童的感情和童年生活的记忆一下子如潮般在胸中翻腾。一个个美丽的画面扑面而来，她满怀激情地连续写了9首儿童诗。

贺敬之读着这些充满童趣的诗，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在这之前柯岩从没写过儿童诗，怎么一夜之间写得这样好？他惊奇地连连说：“真奇怪！真奇怪！你什么时候积累的这些生活？也许这和你的气质是相近的。”他很快选了几首寄给了《人民文学》。这就是《人民文学》1955年第



12 期刊发的柯岩《儿童诗三首》。老诗人臧克家多年前发表文章说：“我刚刚会说话的小女孩，整天把一首儿歌挂在口头上：‘我家有个小弟弟，聪明又淘气……’她能一字不差地从头背到底，用那样一副神情朗颂着：‘不妙不妙！太脏太脏我不要！’”老人这里说的就是当年柯岩《儿童诗三首》中的《小弟和小猫》。

没想到柯岩这一“试试”，居然“试”出了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。几十年来，她写出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，仅在“文革”前的 10 年中，就先后出版了《“小兵”的故事》、《大红花》、《最美的画册》等 6 本儿童诗集。她的儿童诗，曾感动过千千万万小读者，多少人是读着她的诗长大的。

由于柯岩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成就，人们往往对她的作品多有评论，在提到她时，不少人又往往提及贺敬之写儿童诗的“尴尬”（其实，贺敬之后来也写出了儿童诗），以此来对比柯岩在儿童



名

家

⑤

⑧

诗创作上的天分。

每当这时候，贺敬之都会举着刊物，亲切又不无揶揄地笑对柯岩说：“你看看，又是扬柯贬贺！”柯岩理解丈夫，她当然知道对这样的文章贺敬之是不会生气的，他不过是诙谐地赞赏妻子；她更清楚，贺敬之有他的诗歌成就，有他的创作风格，“扬柯贬贺”，其实是多么亲切地心心相通！

为雷锋事迹泪流满面

贺敬之以《白毛女》而名世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随文艺工作团到华北，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。1947年参加青仓战役，立功受奖。这期间，他创作了秧歌剧《秦洛王》，诗歌《南泥湾》、《七枝花》、《胜利进行曲》、《平汉路小调》，一经作曲家谱曲，被人们广为传唱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尽管身体有病，许多时候是在医院度过的，但他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，写下



了《回延安》，1800行的长诗《放声歌唱》，1963年，又以1200行的长诗《雷锋之歌》轰动文坛。

在这之前，雷锋的事迹见诸报端后，柯岩立即打起背包奔赴辽宁抚顺雷锋生前所在连队。在那里，她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，向雷锋生前的战友们了解雷锋事迹。一次，雷锋生前的指导员边讲雷锋边“呜呜”地哭起来，他哽咽道：“我一闭眼，雷锋就好像在我眼前，他的影子老在我眼前转。他牺牲后，素不相识的抚顺老百姓万人空巷送他的情景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……”说着，这位指导员又哭起来。

回京后，柯岩顾不得休息，行囊还没有打开，就急切地把贺敬之叫到身边，她把雷锋的事迹、战友们对他的怀念，一一讲给贺敬之。一个说一个听，渐渐，两个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不约而同地哭起来。这个情景被贺敬之的老母亲见到，老人以为两口子在吵架，赶紧走过来要进行劝解。经儿媳一解释，老人也哭起来：“这样好



的人怎么能死，我已经老了，要让我替他多好！”

在那些日子里，贺敬之柯岩夫妇沉浸在对雷锋的怀想中，他们各自都在酝酿着要为雷锋写点什么。恰巧，正在住院的王震将军把他们夫妇和郭小川等人叫到身边，嘱咐他们一定要写写雷锋。

不久前，当《雷锋之歌》发表将近40年后，贺敬之柯岩夫妇作为嘉宾出现在北京电视台英达主持的《夫妻剧场》画面中。贺敬之应主持人的要求，朗诵了《雷锋之歌》的片断。笔者其时正在写这篇东西，不经意间打开电视。老诗人那沉稳舒缓的语调，那庄重，满含深情的神态，一下子把我带入了那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。面对流逝的光阴，面对渐行渐远的一切，面对40年前共同为雷锋流泪，40年后依然相依相携地颂扬雷锋的一对老夫妻，面对现场那些静静倾听的年轻的目光，我的眼睛湿润了……

贺敬之柯岩夫妇为雷锋，他们的泪水流到了一起；在那过去的日子中，他们的情感，信念又



经过了多少严峻的考验，“文革”10年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1966年“文革”一开始，贺敬之柯岩就双双被打成了“黑帮”、“反革命”。柯岩的性格敢爱敢恨，宁折不弯，即使在“四人帮”的淫威下，也毫不畏惧。住“牛棚”不到一年，她就勇敢地给自己贴了张小字报：“我不是漏划右派！我不是黑帮！我不是反革命！我不是钻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！我不是……自即日起我退出黑帮小组！”她一连推翻了给自己戴的“9项帽子”。

由于贺敬之的地位和名气，自然要比柯岩受的迫害、罪名大得多。但是柯岩了解自己的丈夫，她相信这个贫农的儿子对党一贯忠诚，自己刚从牛棚脱身，就拉着10岁的女儿，在铺天盖地的“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敬之”的大字报中，也贴了一张大字报：“挺起腰杆干革命！贺敬之是好同志！”

贺敬之1969年获得“解放”。但是，“四人



名

家

⑤

⑤

帮”再次对他进行迫害，经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亲自批示：长期下放，监督劳动。

已获“解放”的柯岩，此时自然不能再贴大字报抗议“四人帮”，她默默地为丈夫整理行装，用“相信”二字代替“再见”，目送贺敬之被执行人员押往监督劳动的所在地首钢。

贺敬之在首钢监督劳动的日子，尽管他是“四人帮”亲批的“要犯”，但正像他和柯岩相信的那样，工人师傅们保护了他，使他免受更大的迫害。在“四人帮”临近覆灭的日子，老战友辗转告诉他，病重的周总理提起了他的名字和他的《雷锋之歌》。贺敬之激动地哭了。他惦念总理的病情；总理病成这样，还想起他和《雷锋之歌》，这温暖了他的心，也使他忆起当年和柯岩一起为雷锋而泪流满面的难忘情景。岁月流逝，世事多变，不变的是贺敬之柯岩夫妇相知的心！



“我的背后站着一个理解我的丈夫”

这是柯岩常说的一句话。那些年，柯岩拖着疲惫的身子，常年奔波在外，她难以照顾家，身体本不好的贺敬之总是理解地一笑，挥挥手：“去吧！”

柯岩去学校、去工厂、去农村、去部队、去海港、去监狱……她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各行各业，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她的身影，她到处去发现生活，发现美，发现人们心灵深处的东西。

还是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1949年，她就参加工作队，深入到前门外“八大胡同”的妓院，进行封闭妓院，改造妓女的工作。

最初她以为这些都没有什么，在《复活》、《亚玛》、《日出》中早就领教了妓女是什么样子，那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她还鼓励年轻的同伴“不要怕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！”然而，工作队一开进妓院的大门，大家都傻了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片

